

我
們
的
家

日記

白
朗

每月文庫：一輯之九
鄭奇主編

四個
（短篇創作）

白朗 著

我們十四個（日記）

著 作 人 白 朗

主 編 人 鄭 伯 奇

發 行 人 張 靜 廬

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

重慶・昆明・宜昌・成都
桂林・柳州・梧州・西安
金華・寧波・上海・香港

每庫輯冊全裝五地加
月第共預輯國元運
一文約平幣內費成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初版（A）

本書業經重慶市圖書雜誌審委會發給五一九號審查證

每月文庫總序

鄭伯奇

抗戰以來，文藝各部門異常活躍。許多作家上了前線，很多演劇隊宣傳隊深入到士兵和民衆中間。「文章入伍」「文章下鄉」成了一時的風氣。大衆化的實踐，新形式的創造，使年青的中國文學更跟着抗戰的高潮，更加進步更加豐富。當這時候，優秀作品的出現是必然的事實。但在抗戰初期，因為戰局的急劇變化，文化出版各機關常在顛沛流離之中。文藝活動的一些良好成果沒有能夠有系統地被搜羅被流傳被保存下來；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如今抗戰進展到了新的階段。我們更要發動廣大民衆，增強抗戰力量，以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最近政府頒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法，並限期實施，窺其用意，大概也是如

此。當然這是目前一個重要的任務，全國領導者和知識分子都應堅決地擔負起來。但是這樣動員精神的工作，若要開展要深入，文藝各部門的活動，比較其他方面需要得也許更迫切一點。因為文藝是精神的產物，同時卻也有使精神振作或頹喪，高揚或墮落的力量。在這精神動員的號召之下，文藝工作者必然更要發揮自己的武器，使全國家全民族的精神更加振奮更加高揚起來。年青的中國文學，保持着二十多年的奮鬥傳統再加上二十幾個月的抗戰經驗，一定可以完成這宣傳方面的重要任務，同時也可以達到藝術方面的最高成就。優秀作品的陸續產生是不用懷疑的。不過文藝本身的活動，須得到出版方面的協助，才會有更大的影響。像目前一般出版家對於文藝作品這樣冷淡的態度，不僅文藝對於動員工作不能發生顯著的影響，就是文藝自身活動也要受到嚴重的限制。有計劃地有系統地搜羅優秀的文藝作品，繼續刊行，普遍傳播，這是時代對於出版界的要求。

編者廁身文藝運動的行列，十有餘年，終尠成績，殊深慚悚。當這抗戰緊急的時期，自己既未曾「執筆從戎」，又未曾寫成紀念神聖抗戰的東西，若能搜羅推薦一些優秀作品，對

於精神動員能盡一點微薄的責任，多少總可以問心無愧了。適逢其會，上海雜誌公司主人張靜廬先生，站在出版者的立場上，也感覺到有系統地刊行優秀的文藝作品的必要。我們經了幾次商量之後，便決定了編印這「每月文庫」的計劃。

我們的計劃並不大。若說這部文庫能網羅所有的優秀作品，我們可不敢這樣誇口。但是我們的態度並不小氣。若要把這部小小的文庫只給自己的幾個朋友包辦，我們卻也不願意這樣做。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現況，我們適量地加以分配，每月刊行二三種，陸續地出書下去。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也刊行有歷史性的實地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搜羅優良的長篇，我們也選輯美好的短篇。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現，我們更希望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我們的態度大概是這樣。

在這偉大的時代這誠然只是一種渺小的工作。但這工作若做得好，對於抗戰，我們相信，很有利益的。因此，我們懇切地希望文藝界同人跟我們合作，更希望廣大的讀者給我們同情的援助和批評。

我們十四個

(日記)

前記……………一

一・渡河以前……………七

二・中條行……………八三

三・回歸線上……………一〇三

前記

最難割斷的是「母子之情」，最難解決的是家庭的「生活問題」。

「到前方去」是我兩年來迫切的期待，然而，正因為母子之情難以割斷，生活問題無法解決，雖然我的期待隨時都有實現的機會，而我卻永久也不敢向那機會握手。我是一直地隱伏在後方，整天地為生活，為孩子忙碌着，體力是勞頓的，心情是鬱悶的，對於我們神聖的抗戰竟是毫無貢獻。我抱着無限的慚愧與疚歉在敵機狂暴之下苟延着還在年輕的生命，兩年來的成績是撫養了一個未來新中國的幼年主人。

「文章」是等於荒廢，偉大的時代需要的是有血有肉的文章，而我，整天地蹲在家庭的小圈子裏，除了柴米油鹽和孩子而外，與外界，尤其前方，幾乎完全隔閡着，題材貧乏了，頭

腦空虛而僵化了，寫文章，在我已經感到極端的苦痛，因此，兩年來的創作，真是渺乎其微的，於是乎間接地也就影響到了「生活」。

「到前方去，」也曾幾次地私自下過決心，然而，那新生的孩子，我是怎樣也不忍離棄的，離棄了襁褓的嬰兒是一種殘忍的舉動，施殘忍於親生的孩子更是加倍的殘忍了，我想：離開了他，我也許會因痛苦而死的。

因為天殤了四個幼兒，對於這孩子就特別珍愛，我愛他甚於愛惜我自己的生命和前途，我誓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的身上了。然而，我那可愛而又可憐的孩子他竟「生不逢時」！生前生後的幾次逃亡，把他已經顫巔得逐漸衰弱，加之那整日敵機威脅下顫索的生活，更使他日見瘦削下去。有時我恨我的孩子生得太晚，有時也恨他生得太早。有人說：他生得「適逢其時」，生在偉大時代裏的孩子是幸福而偉大的。然而呵，倘如那幸福而偉大的孩子逃不出這個偉大的時代呢？

在偉大的時代裏，每個國民都該有所貢獻，可是我，有着孩子的牽掣，除了對未來的新

中國貢獻出我的孩子之外，如果常此下去，我將是一無所出的。因此，我迫切地感到我的孩子之生，是太不逢時了！

正當敵機狂炸重慶的時候，「文協」發起了「作家戰地訪問團」的組織，消息傳來，我真的興奮得要哭了，我雖算不了「作家」，然而我是「文協」的會員之一，「濫竽充數」於是，我立刻下了一個決心：「參加訪問團，隨烽到戰地去！」

首先，我用強硬的手段給孩子斷了奶，孩子斷奶是一個最大的難關，我發了最大的恨心，不管孩子澈夜的可憐的哀哭，不管他怎樣迫切的追求，我一直地硬着心腸不理。

奶是斷了，接之而來的是一老一小的安置和生活費的準備。重慶正在敵人兇殘的野心下逐漸地走向着殘破之途，把老人和孩子留居在那裏無異是送入虎口，而且，我們的老太太是一向都未脫離過屏依的——即使是太平盛世。她膽小，多慮，沒有一點主意，她的年歲是那樣大了，自顧猶不暇。再把一個未滿歲半的孩子丟給她，叫她整天抱着逃難，抱着在恐怖中生活，那是會致她於死命的；雖然那明達的老人對於我們的走，從未加一點阻撓。

訪問團的組織醞釀了多久，我和烽的憂慮便持續了多久，足足一個多月，日夜地籌思，奔走，朋友的幫助，最後，在出發的前兩天，才算把老人和孩子安置在重慶的南岸——雖然那裏也有敵人轟炸的大目標，但總比市內安全得多了——依傍在同鄉好友家眷的旁邊，再蒙「文協」借給一筆款，於是這兩個問題都算獲得了解決。

決心既定，就沒有更改，許多關心的好友提出各式各樣的警告，而我的決心卻始終沒有動搖，雖然明知自己的身體不見得能耐得住長途跋涉和許多難以預料的艱苦；雖然明知在敵機瘋狂的摧殘下，對於那一老一小的安危將是一種無盡期的牽掛，但我用耐苦的決心，堅決的意志，衝破一切難關和顧慮，勇往直前去完成我的宿志。爲自己的前途引起一把光明的焰火，爲偉大的中國盡一點棉薄之力。

像衝出樊籠的小鳥似的，我第一次掙脫了家庭的束縛和孩子的羈絆，以後的幾個月，時間，是屬於我自己的了。

在出發的第一天夜裏，我開始了這無條理的日記，無論怎樣忙或是疲倦，我也要完成

我每天的這一工作。然而，不幸的事竟是接踵而出：中條山中——經垣曲，平陸，夏絳，等縣一個月的緊迫的工作和跋涉，我的體力已早感不支，猶其是心臟的衰弱是到了不能勞動的程度，朋友們都在替我擔憂着，勸我返渝療養，然而我自己卻還抱着前進的決心。前方浴血殺敵的勇士，戰地裏幫助抗戰的惇樸可愛的老百姓，都是使我不願離開的。

最大的不幸是禮錫的病逝。洛都。他的死給予我們的是莫大的哀悼與刺激，同時也感到了死的恐怖。於是在禮錫大殮之後，長官部的郭參謀長替我們約請了軍政部的名醫施行了一次體格檢查，診斷書的最後幾句批語——「亟宜休息就醫，充分靜養，對於長途跋涉之工作，極不適宜也」——使我再沒有考慮的餘地了，爲了個人的健康，爲了不拖累團體的行動，更爲了朋友們和醫生的關心與好意的勸告，我祇有選擇「後退」這一條路了。雖然我的心是在怎樣憂傷苦悶着。

離洛的一天，我結束了兩個半月的日記。在未渡河之前的記述，自己是感到頗爲空洞的；那一方面是因爲那期間整日地趕路，一方面也是記述的技巧太差，本來是不想發表的，

可是爲了使這日記和行期一致，還是拿來發表了。

最後的聲明是：我們的生活是流動的，而且每天都在緊張忙碌中，寫日記既沒有充分的時間，更沒有安靜的環境。多半是在深夜，一面和睡魔搏鬥，一面寫日記，像寫流水賬一樣地簡單，匆忙，因此，技巧，結構都是談不到的，雖經一度的整理和補充，但與理想還是相差甚遠。祇希望讀者們也許能在這裏讀到一點什麼值得讀的東西而已！

（一九三九年九月七日歸途中）

渡河以前

〔六月十八日〕 微雨

早晨五點鐘，在夢中被烽喚了起來，心裏十分興奮，我們終於要出發了。這一個盼望已久的佳期使我喜悅，同時更感到萬分的新鮮。可是一聽到老太太突然帶着哭音在紋帳裏哼起催眠曲的時候，我的心竟猛烈地抖顫起來。我竭力鎮靜着，用抖顫的手穿好了制服，老太太竟從紋帳裏走下地來。她垂着頭，沉默着，不住地用她那雙蒼老的手整理那花白的髮絲，我沒有勇氣向她正視一眼，這個可憐的老人從此將孤獨無依了，她將懷着一顆不安的心，直到我們歸來之後。

睡在床上的孩子，我一直沒敢看他一眼，現在他竟醒來了，他側臥在床邊，用那稚可愛

的毛茸茸的大眼睜氣地，張惶地汁視着我和烽。一向都是他先爬起來，用他嫩白的小手捏我的鼻子，扒我的眼睛把我喚醒，今天卻是我先他而起來了，而且穿着他從未見過的服裝在地下忙亂着，他感到新奇，感到不安，也許意識到我們將拋他而去了！

我沒有勇氣去向我的孩子吻別，便匆忙地跑了出去，我的淚已經禁不住地流了出來，別了，我可愛的寶寶，我是用了多末鋒利的刀才割斷這難斷的感情呵！但願，你和撫養你的唯一的老祖母，能夠平安地渡過這別離的半年，也就是我最高的願望了！

一坐到那渡江的小舢板上，我的淚便乾了，混黃的江水洗去了我的悲哀，當進入車廂的時候，我是完全興奮着，所有的離情別緒全讓微雨中的清風拂去。我的身體是完全解放了，未解放的是一顆懸懸的心！

車站上，許多朋友都來歡送——老舍、平陵、梅林、沙雁、文若等，東北同鄉有雨衡、毅夫、兩對夫婦——陸品清替禮錫挾着那黑色的皮包，當車子開行的前刻，她更拿出一個精緻的白銅烟盒：「禮錫，把這個拿去。」

「不，不，我決心戒烟了！」禮錫堅決地笑着說。

「也好，那末大家把它抽了吧！」於是，那盒烟便被陸晶清分散給會抽烟的朋友們抽掉了。

在他們夫婦的四隻眼裏，我看見了惜別的光閃，我的心也被猛刺了幾下。

在互道「珍重」聲中，車子開行了，雨還在輕輕地落着。

第一次嘗到自由的滋味，也第一次嘗到和孩子生別的哀痛！更是第一次過着集體的生活。我們在車子顛簸之下引吭高歌着，把我痛苦的一顆心完全打入興奮的漩渦中去了。

沿途，全是些高山峻嶺，在那鬆軟的土嶺上，一層層地，展開着青青的田和廣漠的原野，那正如圖案畫一樣，是那樣整齊有序地排列着，一顆顆嫩綠的禾苗，保有着相等的距離，如果你用尺去衡量一下，那距離也決不會相差幾許的。

我的眼被綠色蒙蔽着，彷彿戴了一架綠色的眼鏡，目光所經的地方，看不到一片荒蕪

的土地，這就是足夠說明四川農民的開發精神和農村的富庶了。

下午六時到達內江，當夜在旅館中開了一個「高爾基逝世三週年紀念會」，雖然在旅途疲勞中，但大家的情緒還好，直到十一點鐘，才上床休息。

睡在床上，竭力避免思慮，讓腦子麻痺着，雖然睡不着，但老太太和孩子的面影，始終沒讓他鑽進我的腦子。

〔六月十九日〕 晴

晨七時由內江出發，下午四時到成都，因為十一日敵機狂炸之後，成都的市面也略顯淒涼。在往訪肅軍的途中，經過一處災區，被災面積約有一里半，看去比重慶被害的情形更慘，據說這次死難的同胞不止一千，直到現在還在繼續地挖掘。

花了很多的車錢，才找到蕭軍的住處，但他的門鎖着，時間已是八點，不能守門久候，祇好留了幾個字再和烽乘車回來。可是我們剛回到旅館不久，軍卻趕來了，老友重逢，當然是